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三

宋 謝維新 撰

喪紀門

死喪

附

凶兆作神 遺言 遺書 遺忠 遺思 遺愛 遺業

事類壽考

一曰卒短折曰不消 一曰死 一曰漸 一曰堯壞聲也 一曰死 一曰漸 一曰堯壞聲也

大夫曰卒言終竟也 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 凡五材膠漆陶治皮革乾槁乃成也 漢以來謂死為物故皆就朽

故也 既定曰尸 尸舒也 骨節委蛇 身非汝有 是天地之舒解不復能自勝 歛也 釋名 委蛇 身非汝有 是天地之

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也莊子

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也莊子

至乘彼白雲舟壑夫大塊勞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風燭萬事於一截山於澤謂

之而走昧者不知也並同上薛收卒秦王與兄子玩說

蓄當在鄭相公書具或素千古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

豈期一朝成正丘仁也禮記首就木李綱上書曰綱老

保捐館舍蘇秦傳歸泉禹錫慰太尉堯表道遙附贅

縣死為決痲胡亂反潰癰忘其肝膽遺具耳目沈瘞

芒然彷徨乎塵埃之外乎無為之表莊子

平仲曰既死豈在我焚之亦可一之亦可一之亦可衣

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衰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

遇馬在棺在牀曰尸一曰柩柩掩屍棺闕也而以

橫小棺曰數盡孔子對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人

窮一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歸古者以為

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家語死歸也然則豈

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兒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

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

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

有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

者有暇豫而歸者有顯榮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

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躄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

死者困窮而歸也殭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

也三者皆第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

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

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李英華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

二

彭陽鄰喪有殯巷不歌禮記山木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中之以不材

則終其天屬續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也喪大記懸衣

年山木篤屬續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也喪大記懸衣

月馬一具一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周禮腐骨

萬物齊生齊死齊賢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

死則腐骨一一輕毛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

矣孰知其異列子輕毛有一於鴻一用之所趣異也司

馬遷顏淵早死白三十二而一髮曾參正斃曾子寢疾病樂

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童子曰華而曉大夫之黃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

曰呼曰華而曉大夫之黃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

我未之聞能易也元起易黃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

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
 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
 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黔婁布被卒曾西來
 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禮記檀弓而黔婁布被卒曾西來
 弔見尸在牖下覆以一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
 曰斜具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
 生而不斜而死斜之葛仙空衣葛洪坐至日中兀然若
 非其意也高士傳葛仙空衣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
 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預知當死魏管輅舉秀才
 空衣世以為尸解葛仙空衣預知當死魏管輅舉秀才
 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名
 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也是歲八
 月為太府丞明年但少一死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
 二月卒年四十八但少一死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
 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得死不
 已過一一一一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得死不

恨陳威與陳湯書幸蒙子公含笑入地漢桓帝時公孫

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以司徒掾穎川韓韶為羸

長韶開倉賑之曰長活溝壑五人而以此伏罪一

笑一減年代死晉王徽之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獻

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

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

俱盡何代也去醫付命李勣屬疾家人欲呼醫巫不許

未幾獻之卒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

夫耳今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七日復甦趙簡子死

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本傳故禮三日而斂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遺書

雖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程子曰有死而一者半月

復生翰林待詔戴少平卒州門興慟晉謝安卒甥羊曇

十六日復生唐德紀輟樂彌年不由西

州路嘗大醉不覺至州門墨悲感以馬策叩肩詠曹子
建詩生存處華屋零落歸丘山慟哭而去木傳酒

墟念舊

王戎經黃公一嘆曰昔與嵇阮為竹林之遊
今嵇阮亡余為羈紲視此雖近邈若江河晉書

聞笛興嘆

向秀作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
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見法經其舊廬

於時鄰人有吹笛者發音寥亮追思
曩昔予感音而歎故作賦云文選

覩貌懷人

孔融與
蔡邕友

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
引與坐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型後本傳

使虜道卒

張薦
為弔

贈吐蕃使在途被病卒其孤與軍
吏童騎護轎車而東權集墓誌

寓詩立逝

中書舍人
鄭居中辭

官遊名山一日搦管寓詩才書五字曰
雲山遊已遍筆忽墜地而終職官分紀

留寄遺象

張華
崖守

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
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計至蜀入罷市號慟希白為

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諫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
像衣免褐繫緇草裏自為贊曰平則遠俗崖不利物車
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
慶觀仙遊閣又為之立祀
誤傳仙去東坡既遷黃岡京師盛傳白日
仙去神廟聞之對左丞蒲宗孟歎息久之故東坡謝表
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其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
其餘生
聞見錄

凶兆夢奠兩楹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道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夏

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作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
丘也般人也予疇昔之夜一坐於一之問夫明王
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
檀弓
夢講東堂後漢周磐年七十三謂子曰吾一先師東
里先生與我於東一之與既而長嘆豈

吾齒之盡乎
其月卒本傳
夢見朱羅
晉春秋云平公疾夢朱羅窺屏左氏亦載此事而云黃羅入門

夢遇白雞

謝安疾篤長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溫與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與者代其位也

十六里今十六年年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

夢論大衍

李適嘗

一數寤而曰
吾壽盡此乎
夢書白駒

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

俄而炊甑裂收
之誌悉取所為

曰不祥也自為文章焚之果卒

夢懷瓊瑰

魯公孫嬰齊號聲伯初夢

涉洹或與之瓊
曰涉涇之水贈

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不

敢言三年言之
暮而卒本傳

夢應玉符

唐貞元中司勳郎中李朝歸第夢二黃衫人引至戶外中

有人曰未至須
上見一玉魚把

玉魚符下也後朝當龍尾道玩至家數日卒戎幕閑談

夢山流金

李虛中將疾謂如金左人曰是

山者良為背裂大還者具告之

一後作守夢一未幾果卒見

十八字君壽恐過此果然佩觸

之貌其人果夢卒酉陽雜俎

足度寤而謂人兩匹八十尺也

將破或夢女子成人問其故曰

地云此徐舍人也字韻詩云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圍夢墮空中篋謂此西

吳友韓愈曰吾夢泰山裂流出赤黃物所謂大還者虛中既歿愈追占其夢曰

而流赤黃疽象也矣韓李虛中墓銘

燈一郡夢桑知數問趙直荅曰桑文四

不夢棗知卒王子董善占夢有人夢一

人與絹南史沈慶之臨賜死時年八十

曰老子今年不免矣

行空中以巨篩篩物散落如豆着地皆

既寤聞錯死園地中後王平甫和篋

此當死於難復見一貴人盛冠服墮於

京雜

夢鳳集峯

有孫氏求官一雙一其兩一以問卜者曰鳳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卿當

大山非宜杖則削杖宜杖竹削杖桐後孫氏果遭母喪集異記

夢白炊飯

有客張瞻將軍夢炊白中

問解夢者王生王生言君歸不見矣白中炊無婦也及歸其妻果卒

歲辰之識

鄭玄字康成夢孔子

告之曰起起今年一在明年歲在己既寤以識合一知命當終注識云歲在龍蛇賢人嘆本傳

月酉

之應

晉文王司馬為魏國相蜀譙周書版示文王曰典午忽兮一沒兮典午謂司馬月酉為八月文王

周傳月犯少微

晉時有一星一云處士星占者曰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士人憂之俄

而卒月掩畢口

五代張希崇字德舉為將不喜聲色頗知星歷天福三年一星希崇

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具當之正月卒本傳

月蝕東壁

開元中燕公為左丞相集賢學士將薨而

星殞寢室 於狐楚卒之夕有大星流營

中 諸葛亮據五大原與司馬宣王相持百餘日赤

而亮卒○諸葛亮卒於軍揚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王乃退儀結陣而去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

馬懿與諸葛亮相拒於五丈原會亮卒諸將燒營遁走

經日按行其營壘乃星見豫分 祖逖傳初有妖星曰為

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天降玉棺 葉縣令王喬天下

謂人曰天帝召我沐浴天戌玉樓 李長吉將死時忽畫

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言阿嬈 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

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
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遣人盡見之少之長

吉氣絕常所居牕中救救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太
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久時長吉竟死李商

隱作賈誼為長沙王傳有鵬飛入誼舍乃為
小傳鵬鳥止座賦以自廣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

日斜鵬集予舍止於李禪居廣陵晝忽有白
座隅貌甚閑暇本傳蝙蝠繞庭而飛出院門

又出中門至外門不見其年禪妻卒宋滕景
輓車出即蝙蝠飛翔處也稽神錄雷鳴炊釜直家在

廣州炊釜中有聲如雷家人走視甑上花生漸長風吹
似蓮花而赤色俄頃萎景直旬日卒古今五行紀

竈突後漢方伎李南女傳父風角術為人妻晨詣樊室
卒有暴風婦便求歸辭二親姑不許乃跪曰家世

傳術疾一卒起先一一及井此禍為主畫蛇盤鏡素
變者妾將亡之應乃如期而卒李南傳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 七

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墮鏡中如蛇有四足驚而疾數日卒留書

書尚多妻開視之皆空紙也最後石兔刻文周長孺字一幅

成縣令獵近郊有兔起草間自射中之即其處不復見兔有石刻文曰士彥當都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必遞

歸後治平日以都官食羊將滿李德裕南行召一僧問員外郎卒聞見錄

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所以當選積旬日振武軍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告曰萬羊

將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否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後連敗崖州竟沒不還宣室志食魚

得病和璞居嵩頽間有頽陽書三篇房瑄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魄之庭非館非寺病起於魚殮而休

於龜茲板其後房公舍闐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繪邀房房悟具以板事白於

金牌曰一一一之澤民間其守門吏曰五相可得
聞乎曰呂相夷簡李相迪劉相沆龐相籍富相弼也翰

府名九江真人府元豐間于立禮舟至落里寺舟沒立
禮為人導至一官府有牌曰三江都

水使者一一一立禮算未終令速送出門詢
史曰九江真人誰也曰大丞相劉沆也同上

遺言屬以其子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
無術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

贏靈公母曰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頃
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

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
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贏且畏偪乃背先蔑而

立靈公命嫁其妾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命穎曰必嫁
文七年見疾病則曰必以為殉乃卒穎嫁之

曰疾病則亂託以身後後漢中屠蝮字子龍陳留人與
吾從其治也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

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還鄉里遇司隸從事

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注傳符諫

也屬以葬具

盧殷能詩為登封尉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已又為詩與常所往來河

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留守尹為今市棺具後漢博士

具凡葬事韓愈為買棺又為作銘郭鳳好圖

識先自知死期令弟子市棺之具至其日而終方命致

街傳廣漢折像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

石刻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名臺鄉年三十有重

疾自慮奄忽乃遺令勅兒子曰可置一員石於墓

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命葬桐鄉前漢末

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又墓志門邑字仲

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囑葬陶家

汝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

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

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陶壺實獲我心吳志

命送陀林

僧從疎卒遺言送尸於建春門外尸陀林施與鳥獸為食三日後人往視之體貌如生林

在王舍城側死人多

付金托友

唐李勉少貧與諸生共送其中心水小積逆旅且死出白金曰幸

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

分香與姬

曹

持姬女而指李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云餘者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

官所得綬皆著箴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箴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留術付之
范文正公仲淹少極

貧悴常與一術者遊病甚告文正曰吾有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方授子并白銀一斤內文正懷中後

為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取其方及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遺戒訓家

宋景文公一云吾歿之後稱

家有亡以治喪用澆濯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

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非若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公作碑誌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為無知也趙堅聞見錄

遺書立言不朽

晉平公謂叔孫豹曰曰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歿

而不朽

作書未成

桓譚著新論琴道一篇未成臧宗使班固續成之○仲長統作昌言未竟

而亡後董襲撰次之○陸平原臨亡曰窮通時也遭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

上封禪書

漢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相如卒妻曰長

卿未死時有一卷書曰有使者求書奏之乃遺札言封禪事

求孔融文

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詞每

歎曰揚班儁也落天下有
上孔融文者賞以金帛

遺忠盡忠公室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

忠於公室相三君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不忘社稷

楚子囊死遺言謂楚子必城郢耶楚所徙都未

有城邦君子謂子囊君昏不忘增其

將死薦賢

見交代門注

臨終憂國

王文度坦之為中書一一家之事桓沖書言不及私惟一與謝安

已死得書

魏徵既死太宗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敵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太宗曰朕恐不克斯過公卿侍臣可書於疾革抗表
房元齡寢疾謂諸子曰當今天下靖謐咸得其宜惟東討高麗不止方為國患

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太宗曰此人危懼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唐史張南軒杖疾革親書遺表云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命無繇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論則臣死之日如生之年

遺思思法孝直

蜀法正死先主征吳羣臣諫不從及敗績亮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

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

思檀道濟

宋檀道濟文帝時為司空有威名及見收道濟目光如炬曰乃

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矣吳子不足復憚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及魏軍至瓜步文帝

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念岑文本

唐太宗將伐遼凡有籌度悉委岑文本至幽州卒其夕太宗聞嚴鼓

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但

優渚無量

渚無量卒帝聞悼痛詔宰相曰

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
嘆魏徵亡唐太宗逝東之役
李勣等力戰破之

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此吾豈有此
行耶帝後臨一盤亡矣
惜揚

縮死

楊綰薨帝深悼之顧謂侍臣曰天
不使我致太平向奪我楊綰之速

遺愛九京武子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如可
作也吾誰與歸其隨一乎納諫不忘

其師善言不失其友事君不獲
而進賢不阿而退不肖也國語
南國召公甘棠美召伯
也召伯之教

明于一蔽芾甘棠
人皆流涕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
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

哭商人罷市而哀流涕
童不歌謠秦五殺大夫百里奚
卒秦人流涕一子

相杵文選注
百姓圖像豫州一皆一畫陳仲弓元方
李方三君之形一先賢行狀

四州哀哭

梁安成康王秀為南徐江荆野刺史及百姓

罷市

司馬溫公薨一一人裂裳為白帽一而往弔弔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

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遺業家無餘財

宋穆字公叔祿仕數十官無留貲身沒

一弟一一世重其廉本傳

不增田廬

人勸疏廣為子孫立產業置田宅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

顧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其中可以共衣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

亡以教子孫

僅有桑田

諸葛自表後主曰成都桑田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

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死別調度衣食唯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

長中殤者○小功從姪為父堂兄弟及父堂姊妹在室者○為堂姊妹已適人者○為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伯叔為堂姪孫及堂姪女姪孫女之在室者○祖為嫡孫婦○為女孫已適人者○為已兄弟之妻○為親兄弟姊妹及親子兄弟之子眾孫之下殤者○為母之祖父母○母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女為兄弟之妻○為堂兄弟姊妹○親兄弟之子婦○兄弟女之中殤者○為婦人為夫之姑○夫之姊妹在室適人同○為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夫之堂侄及堂侄女之在室者○夫之姪孫○夫姪孫女之在室者○為夫伯叔之長殤○夫姪婦之下殤者○從姪孫為曾祖兄弟及曾祖姊妹在室者○為祖兄弟祖堂兄弟及祖姊妹祖堂姊妹在室者○為父堂姊妹適人者○為父再從兄弟○已再從姊妹堂姪女已適人者已三從兄弟及三從姊妹在室者○為堂姪婦○為再從姪及為再從姪女在室者○祖為眾孫婦姪孫婦及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四

宋 謝維新 撰

喪紀門

死喪

附

凶兆作神 遺言 遺書 遺忠 遺思 遺愛 遺業

事類壽考

祿死寇曰卒短折曰不消澌 死者澌也 諸侯曰薨壞聲也

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凡五材膠漆陶治皮革乾槁乃成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皆就朽故也既定曰尸尸舒也骨節委蛻委身非汝有是天地之舒解不復能自勝歛也釋名委蛻委形也生非汝有是

傷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者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凡男女亡年十九至十六歲為長殤十五至

十二歲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若三年通喪宰我問生三月至七歲皆為無服之殤儀禮

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

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無緦麻喪崔琳三十年間中外請小功服魏語陽貨

定服制義嫂叔不服蓋推而達之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重之叔躬勞鞠養情若所生稱情立文其義安在嫂

叔舊無服請服求尸瀆血唐王少玄父隋末死兵亂少小功五月文粹求尸瀆血玄甫十歲時即哀泣求尸時

野中白骨覆或曰以子血漬而滲徒跌護柩王行居父者父尚也少玄纓膚開旬而獲尸徒跌護柩王行居父行千里道路為流涕○李百樂侍父母長還鄉徒跌數千里雖除喪容貌癯毀者累年○劉審禮父母北葬徒跌血流行路咨嗟審禮為虜執持詔令其庶弟易從省之既至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屍徒跌萬里扶護以和嶠生孝晉王戎字濬仲為吏部歸見者流涕並孔帖和嶠生孝尚書丁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棊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而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遇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伯鸞死孝

戴一肉飲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世謂一食

生孝一叔鸞

畧

居喪過哀哀泣難繼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

可傳也為可繼也

故哀踊有節檀弓號泣無節

侯知道程俱羅生養以孝歿本以哀廬於冢次

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文粹李華靈武二孝贊

咽毀瘠

幾死

劉滋居母喪

孝子哀感不食

高士廉子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諭使彊

食○丁公著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隣媪抱子

一肯一父喪號力瘠傲見者憂其死孔帖嗑不粒

食

張曲江公丁內憂奔喪南計毀無

疾不如薤

郭曜居喪以禮

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並孔帖

毀滅糲食

羅遜父喪幾

居喪柴

瘠

唐宗室萬一母

三年泣血

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

見函君子以為難也記檀弓五日不食子春之母死制禮患其過於制

不以死傷生也同上房元齡三年不出廬路敬淳居親

父喪米飯不入口五日唐書三年不出廬喪倚廬不出

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瘠毀妻不之識孔帖五十猶麻練絳人三十喪父

故鄉黨稱氏不名貴之也崔祐甫汾何義橋記

居喪越禮戚有嘉容魯昭公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

葬齊姜昭公不戚晉使者曰其不殯喪不為服後漢袁

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左傳喪不為服閔居士

室毋沒不為制服哀經擊鐘宋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

設位世莫能名猶一而子何也右

師曰喪不在此故也退而告人暮功聽樂謝安愛好聲

曰已喪經而生子余何故捨鍾律暮功之慘

不廢妓樂頗以成俗王坦之諫不從

居喪彈碁

晉阮籍至孝母終與人圓碁既畢而飲二斗號吐血

數升將葬又食一蒸狍飲酒二斗又吐血毀瘠骨立

居喪彈琴

姚興時京兆韋高

斬之以飲酒黃門郎吉成說聞之泣曰吾私又

冒服飲宴

灌夫與竇嬰相得雖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臨沉魏

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蚡許諾夫以語

廬墓孕育

後漢陳蕃

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年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

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使婢丸藥

陳壽遭父喪有疾

一客往見之鄉黨以為召人作樂

南漢劉玢襲在墳以

古今合璧事類前集

七

為 樂 匿喪受封

後漢李燮為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邯附

邯偽納而陰告冀即捕殺之邯當遷郡守會母亡邯埋

葬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還至洛樊行途遇之使卒投

車於溝中皆捶亂下大署帛於背曰詔貴 匿喪典軍 李

真卒其子殿中侍御緘一與其屬廬會昌元仲經謀

會諸將仲經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一勉佐

之副使李說及諸枝俯首 變服親迎 五代張孝忠子茂

皆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 宗尚義章公主母

士遺言丐成禮太常博士韋彤等諫曰婚禮所以承宗

廟繼後嗣也安有釋纁服衣冕裳去室行親迎以凶

績嘉為朝廷 重喪不哭 唐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

典法五代史 教御史大夫韋挺上疏曰父母

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

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既葬隣伍會集相

與醉酣名曰出
孝望一切懲革

詩集制中不詩

昔歐陽叔弼李默以憂
履常不飲酒東坡一日設燕兩歐至履

常不飲故不作詩坡詩云商也哀未散歲月忽已秋祥
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留矧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君言

不能詩此語人信不陋矣陶士衡當
以大白浮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
喪居作詩 梅聖俞 至寧陵

寄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
在眸彥猷持國譏作詩早余應之以蓼莪及傳咸贈王

何二侍中詩亦如此按晉孫綽詩自丁荼毒載罹寒暑
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伸罔極之痛

故洪玉甫以魯直丁母憂絕不作詩夫魯直不作者以
非思親之詩也孫綽作者以思親之詩也聖俞之早庸

何傷乎秦少游初過浯溪題詩云玉環妖血無人掃以
被責憂畏又方持喪手書此詩借文潛之名後人遂以

為文潛非也
江鄰幾雜誌

起復

事類從宜

喪有四制變而一注四制者恩理節權也
恩仁理義節禮權智也又曰門內之治思掩

義斷恩注若曾子問所言是也又曰門外之治奪情重奪孝
義斷恩注若曾子問所言是也喪服四制奪情重奪孝

望慕無窮移忠君子之事親孝故奪禮頃一於苴麻
公羊傳注移忠君子之事親孝故奪禮頃一於苴麻

制常相要經服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
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

臣行之禮也閔子一而一孔子蓋善之也弁禮所
以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加旒曰冕王所以

入宗廟服金革者謂卒哭征戎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
以兵事使之公羊傳卒哭征戎哭金革之事無避者也

禮與初有司歟孔子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不敢踰制方

進為丞相封高密侯後母既葬三十六月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一國家之固請終制

唐張說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期詔使為黃門侍郎一祈陳哀到時世俗哀薄士以奪服

為禁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張曲江起復表聞命號叱使者逼迫及至闕下懇請終喪○武后朝解琬除

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以琬習邊事迫令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代宗朝宗室涵方母喪奪哀持

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地以令及使還一非代宗見其瘠毀許之並唐史

起視事隋邳國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勅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必須抑割

為國惜身朕之於卿為君父宜依疆起就職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

文本敦諭之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一

為我卒輔導之志寧乃一○太傅奪服拜官杜暹

房元齡以母憂罷職未幾起復本職給事中

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高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

安西虜服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

副大奪情就職山濤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

伯令攝事

晉張華為度支尚書母憂哀過禮中詔

不許辭官

魏解宏遣父喪有軍事當行辭疾病帝怒曰薦興塊次

汝非曾閔收廷尉高柔為請之帝乃原之詔起苦次

來填摧頽川太守母喪免以孝聞安祿

山反張垧一之一一拜汝南太守

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千萬身自衰麻謁相李林甫聞

將攻太原詔即苦次起元壽持節哀麻謁相蕭穎士名

欲拔用時穎士寓居廣陵居母喪即衰麻詣京師徑謁

林甫於政事堂林甫素不識遽見哀麻大恚之即令斥

去穎士大怒乃著伐櫻桃賦刺林甫居喪獻計盧從史

有曰擢無庸之瑣質專廟朝之右地

承宗陰向帝旨繇是奪服不哭唐陳思忠居父喪

忠詔以辰日不哭薛大鼎子克構曰事親釋縗拜賜呂

者避嫌可也既孤笑則無不哭世服其論釋縗拜賜禮

擢平章事會母喪解三月復名知門下三品當賜門戟

或勸謹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諱一一一人譏其失禮

唐徒跌籍藁歐陽詢母喪詔奪哀每入朝一及門夜

被髮居堊

田宏正遇害魏人素德弘正以田布贖使世

其官穆宗

古今合璧事類簡要前集

十一

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訣曰吾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一號泣而入一室屏節旄

墨縗玄纁

田布起復節度使制云一在前提劍就命無忘哀敬元稹

一在體一我冠泣

血

韓滉言宰相崔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辨陛下誠惜貽範才矣變縗而

召可也何必使出一廟堂入一樞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佩魚不中

禮

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褻素紗軟脚僕頭繫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

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不敏談錄起復非

好事

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

已而鄭公居母喪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當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歎曰吾但以

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龍川志○石林過鹿錄云至和問富鄭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者昭陵意大向公必欲起復詔再下再力辭末以盧朱崖薛文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尊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之重而為門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臣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嘗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直言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五

宋 謝維新 撰

喪紀門

奔喪

事類哭成踊

奔喪者齊哀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免麻于東即位袒與主人一一白氏六帖

哭盡哀

婦人奔喪升白東階踊東面坐一一東暨即位與主人拾踊注婦人暨於東序不暨於房

變於室也去縱大紼曰暨拾束也同上

聞喪遂行

奔喪之禮一親一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

號
號

棄子奔喪

李孝女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他州聞父亡欲問道

一子不忍去割乳留以行

奔喪不哭

王獻之卒凡徽之
直上靈林坐取獻之琴彈之

久而不調數日嗚呼子敬人

奔喪得罪

時科禁長吏擅

去官而黃門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一為司隸鍾

極痛世治無事君子不奔人喪有事則殺禮從宜以義

重則本非應死之罪胡綜議宜從科以死碑有犯無赦

陳其素行減一等三國史不奔母喪吳起家累千金遊仕不送出衛

不為御相不復入衛遂仕於魏為將母不奔父喪漢陳

決定四庫全書

古今全史事類彙編前集

二

弔慰附

君臨弔 君遣弔

事類往哭

三年之喪雖功良不弔如有服而將一之則服其服而往即喪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

為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大功哀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麻執事不於禮禮奠饋也白帖 **相引**

弔賓至掌次者引之次賓着素服相者入告內外總服者一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升哭於墮西相

者引賓入立於庭北而西上為首者一人進當主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為首者復北面位

弔者俱哭十餘聲相者引出少頃 **弔而不傷** 知死者傷相者引主人以下各還次通典

知生而不知死一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曲禮 **死而不弔** 謂輕身忘孝也

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曲禮 **死而不弔** 謂輕身忘孝也

畏人或以非罪攻已不能
有以說之元
之者厥行止危險溺不乘
橋船檀弓
弔不飲酒
行日

肉馬同上
弔不越疆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弔日

不樂
於人是
哭日不歌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
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語
羔裘不弔
以語十
齊哀往弔
子張死魯子有母
之喪則

哭之或曰齊哀不以
曾子
帶經而入
子游謁表而弔
曾子益非之主

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襲
表
練冠以待
衛

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注
禮主變客乃變
練冠以待
將

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
人來弔深衣
號哭老聃
於廟垂涕洟子游曰其庶
幾乎動也中
號哭老聃

老聃死偃然寢於巨室而
我嗷嗷
慟哭顏淵
顏淵死子
然隨而哭之人哭亦哭人
號亦號
哭之慟從

者曰有慟乎曰非夫
人之為慟而誰為
受弔中庭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人
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檀

弓
出弔東郭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對曰不幸而有疾
不能造朝明日
於
公孫丑曰昔

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
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公孫丑下
弔不踰階
公行子
有子之

喪右師入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
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孟子聞之曰禮朝

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一
而相揖也我
弔不於郊
齊

欲行禮子故以我為簡不亦異乎離婁
我
齊

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
在下女不敢與郊弔齊侯弔於其室哀十三
畫宮受

弔
哀公使人弔費尚過諸道避於路
而
檀弓
設席

行弔
衛大經蒲州解人素善親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
暑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荅曰書能

盡意耶比至乾童以事行乃一箕踞待弔阮步兵藉喪母表令公稽

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床一不哭裴至下席哭弔嘯畢復去武弔裴凡弔主人哭容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俗輩中人久以儀執自居時人以為兩得其中盧前受弔

齊潞母亡受弔盧前賓客未嘗至桓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亡喪禮耶及門而

反王義之代王述為會稽太守少齊名而義之輕述述母喪義之心止一弔竟不重詣後言往弔入門主人

哭不前而反欲以乘醉而入王悅字元達弱冠知名恃才放酒誕節慕王澄為人

婦父嘗有慘悅一弔之婦父哭愴悅與賓客十餘人連臂被髮裸身一繞之三匝而去鼓琴而

哭顧榮素好琴張翰哭之上床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彦先能復嘗此否因又哭不弔喪主而去致

芻而去

徐揖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揖住芻之一生一
一束於廬前一一象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

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生芻
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將之

芻莫知名

漢龔勝死
有父老芻

之甚哀曰膏以明自煎龔生
竟天其天年人莫知名也

芻無雜賓

王祥之薨奔赴
者非朝廷之賢

則親戚故吏而已門
無雜芻之賓本傳

淚如河注

人問顧長康哭桓宣武
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

風眼如懸河決聲如振雷
破山一一傾一一海世說

芻作驢鳴

王仲宣梨好驢鳴
既葬文帝臨其喪

顧謂同遊曰王好一一可作一聲送之坐客皆作一一
世說孫子荆楚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濟武子

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尸慟哭賓客莫不垂
涕哭畢白靈床曰卿嘗好我詐一一今我為卿作體似

聲真賓客皆笑孫舉頭
曰使君輩存今此人死

青蠅為芻

吳虞翻放素肉方云
自恨躡節骨體不竭

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恨雙鶴來弔

晉陶侃為江夏太守母憂去職有二客百官會弔孔光

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萬里赴弔徐緝有死

後漢書赴者三萬陳寔字仲弓卒于家大將軍何進遣

者以百數共刊石立誄者四十都起死之日貴賤操筆

與書痛沒賢子王愆期謂陶侃曰賢子越騎酷沒獨弔將

士秦叔寶始為隋將來搜兒遣使禱弔之吏怪曰士卒

才而武忠節完整感慟致哀衛洗馬珣亡葬南昌城許

豈久處卑賤耶微墓東珣之黨謝幼與發

古今事類彙編

哀於武昌一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情至過哀唐元

死族弟結哭之恸或曰子哭過哀結曰若知哀之過而

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

綺紈梁念妾嗚咽宋劉德願為孝武狎侮殷貴妃薨上

悲當厚賞德願應聲號恸上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

含辛為淚符后死慕容熙制百僚於宮內哭

匍匐往弔陳烈福州人以鄉行稱尤為蔡君謨母

民有喪一救之者也其所為類如此石林燕語朝

服不弔

丁晉公謂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相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攜

一麻袍角帶於容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

也談錄

君臨弔史黼屍諫

衛靈公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大夫史黼患之數以諫

不聽史黼病且死謂其子曰我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屍北堂足矣一死靈公住弔問其故具以父

言對靈公蹶然易容曰夫子死以一可謂忠不哀矣於是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使喪正堂成

禮諷錄

尼父哀誄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車駕臨

喪

祭遵卒帝愍悼之尤甚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葬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

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高士廉卒帝欲臨平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勿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涕

淚成冰

羊祐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天寒帝一雷鬚鬢皆一馬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皆號

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士亦為之哭仁德所感如此

君遣弔以詩遣弔

白居易卒宣宗以詩弔之遣使會弔

楊綰薨帝驚悼詔贈司徒

一者冊授欲及其未歿也遣百官會弔弔

中使設祭

張曲江既薨元宗遣歎曰自公歿後不聞

謫言發中使至韶州弔

中人臨弔

李綱業卒葬日使李吉甫卒目大殮至卒哭皆

郎中臨弔

李惟簡訃至上悼愴罷朝

京官赴弔

尉

恭奉高宗詔一五品以上及朝集使一第臨弔

祭奠附君遣祭

事類朝奠

奠一建日禮記朔奠一有薦新如寄醑一濁醑一千里

汪龍溪

寫哀

一蜀靈就列遣奠停執樽酒一薦醪一幽明求隔

薦醪

泉壤殊途

感平生其若斯聊中絮酒儻聰

奠葷

遣使一若生曷日

而志李翱祭文

蘋蘩蕙藻

苟有明估澗溪沿泚之毛一傳

蕙蘭桂椒

一香蕙分一藉奠明齊澣酒一加薦普淖一

禮法樽酒簋貳

如而權載之

炙雞往祭

徐樞為太尉黃

瓊卒歸葬者負糧徒步到江夏哭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又云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芟赴

事嘗於家預支雞一隻以兩棉絮漬酒蒸乾以裹雞俚到所葬家隨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飲白茅為

藉以雞置前酌酒單則去不見喪主剗股致祭崔從太和六年卒下有剗

二千一人一斗酒隻雞曹操感太尉橋玄知已及後經遇

言殂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一相沃酌車過三

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

此白粥生芻呂才母喪以衰毀卒道義郎餘令以

前吊德類設位沃饋李勉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過墓

祭奠白傳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于

墓側今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

厄酒冢前方丈之上常
成泥滓賈黃中談錄
祭柳子厚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
自古莫不然吾又何

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
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
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葉天脫而羈玉佩瓊瑤大故
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
斷血指汙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復羣
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
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偏告
諸友而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世厚
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為鬼神
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
呼哀哉
祭歐文忠
嗚呼哀哉公之於世六十有六年民
韓文公
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
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
奔嶽雖不可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

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於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遊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人也奄一去而莫予追惟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肯違昔我先君懷寶避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寅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而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怛怛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蘇子瞻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

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宏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官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崎嶇雖迹遭困躓竄斥沅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歷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以寄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歛歔而况朝士大夫乎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甫王介

祭尹師魯

嗟夫師魯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挾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

窮山之崖野水之濱後孫之窟虞鹿之羣猶不容其間
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
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
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阨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
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
語默大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紅
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通於性命憂患之
至宜其不累於心曾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子
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
嗟夫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
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
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
子文寓辭千里脩此一鱗冀
以慰子聞乎不聞歐陽永叔叙

祭蘇子美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
美之心曾蟠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

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
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
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
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
於窮達始終仁義唯久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
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
鏹不滅愈光一世之短焉世之長其間得失
祭司馬公

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奇奇公事仁
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唯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規
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
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著龜專跋仁義輔以書詩枉尺
直尋願公少早公曰天子奔馬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
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上聖見公
曰子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為公亦何為視民所宜有
考則錡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兵疲和戎上策決用

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闢既蓄投種未
粒引獲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
天為雨泣路人垂涕畫像於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
右疇皆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歎此
奠章以備一

祭范蜀公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旺而種之
有侍皆賢既歷三世患為名臣

厄蘇子瞻
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知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升燎
馬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
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畧行無違維樂未和公寢不
寧樂成其薨公往則眩凡百君子頽公無極胡不萬年
以重三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
先君子東德不耀公與兄弟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數則
無間先友善與我已白疑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
堂我公宜其而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蘇子由

祭張

敬夫

嗚呼敬夫遠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
蔽莫予闢吝莫予割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

模察彼羣臣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諸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牧予南我遊巖嶺顯晦殊途心莫與同書疏悃惻鬼神可適公尹江陵我官虛獄驛騎相望音問愈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摺我觀于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閏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叱啟敬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魯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我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卜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為

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
矢詞以為報尚稽其鑒茲○又其位朱某竊聞故友
敬夫張兄右文殿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于
柩前而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
而莫繼得周張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
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
之與兄贈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
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
議又有私所共嚮而終悟其徧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
其味蓋繳紛往反者數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由是
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
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切
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衝茅之賤士兄高明
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
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未齋蓋雖隱顯之或殊實
則交需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

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達其心予亦見康於斯而所
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
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
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地下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
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酌也惟兄憐而鑒之
尚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朱元悔

祭呂伯恭

呼

哀哉天降割於有德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
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
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說經將誰
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誰為之
箴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
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
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有雲夢之富而不
以自多詞有翻散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
而未足以識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弟
及恬澹寡慾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東

義以銘躬而恥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
恭猶歛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
既海納而淵澄豈澄清而挽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
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討論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
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
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
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
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
不遂遊榮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
道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雪衆咸喜其有瘳真卒據其
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
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珍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
哀哉我實無似凡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
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沉痾之難除猶幸死期之
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賤而
有約盡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慄計車而偕至

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哀，乃至此耶！既為位以泄哀，復賦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朱元晦。

祭劉恭父

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

不并假以耆耄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昇以彌綸贊輔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嘆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遑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葆弗競，弗譁，屈首受書，典學于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綢繆，討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試以郎綬，受錢于南，勤頌路凶，姦孽赤子撫摩，哀憫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振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網，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成輝思漸適，嬉于堂，避災于苦思，詔起之，有疎其

唐公卧弗承帝恙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教公言益切
公守不撓再撫于潭亦顯其効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
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畧既張惠術四施曾是流淳化為
充肥帝嘉乃勲加勞進律倚毗萬深遽告以疾忠無隱
情諫有遺筆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
來託公家公不我鄙勸導有加公姿鷹鵠我性麇麇宜
无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為議論慷慨實始期公高明
光大公之知我亦睨而最迨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
孤古昔所艱并以誣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闡干
還坐以思慨其未歎念昔帝師為國死義亞傅承之夷
險一致屏山雖隱亦宜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衆咸
謂公當託外庸入贊皇極下釐庶工登賢屏姦復境攘
戎內繼祖考畢其餘忠天胡難謀而止於此羣邪交慶
衆正心死矧予之懷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
呼哀哉昔蒲離騷舉公腸兮今拜以哭酌公堂兮私情
公義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鑒予之衷腸兮嗚呼哀

哉朱元晦

祭鄭自明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
此年以來上氣衰弱觀時俯仰徇勢前

却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律哉
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鷗
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
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從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
磊落落憤激峻厲峽峽嶽嶽明主所為虛心而嘉嘆羣
公所為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為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為
戚嗟而氣索律哉自明之為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
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忤者也夫何天命之
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之患者喜而喜者悲紛慶
吊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
義日親逮上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
心毋以一長而自足粵今茲之秋益又札書以申之春
予心之惘致實千載以為期書適佳而訃來嗷馬號其
馬及我珍彝之悲詩全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

雖死而不忘跪陳情於一酌詞
與淚以俱揚嗚呼哀哉朱元晦

君遣祭食瓜遺奠

制碑文後因食瓜美愴然悼之遂輟
某國公杜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為

食一子
靈座唐火

勅饌往祭

高士康卒方寒食穀
尚宮以食四奉往祭
命使弔祠
辛

京卒及葬一
者至七十餘
帷喪車移
暨乃得去

遣使設祭

明皇幸蜀
一日登高

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
張九齡言不至此遣使祭之

聘贈 附

君遣聘
助喪

事類聘贈

知生則一知死則一聘之為言助也贈之為
言覆也與馬曰贈貨財曰一玩好曰贈決其

意也衣被曰襚養死
具也春秋說題辭

贈襚

贈助也贈赴也所以助生送
死追遠思終副至意也一之

為言稱也。一之為言遺也。白虎通乘馬曰。贈衣衾曰。襚具玉曰。哈錢財曰。賻。穀梁傳。佐生。以。一。一。

贈。襚。所以送。贈死。尸。未葬之。逆。禍。隱。元年。不問費。弗能。

聘。一。其所。無親受。聘者既致命。生。委之。撤者舉之。主。記。曲禮。人。一。一。也。注。喪者非尸。柩之事。

不親。贈玄纁。魯人之贈也。三主三纁。儀禮賓有一者。既也。祖奠賓立於大門外。西廂東面。從者以篋。

奉玄纁。立於西南。相者受命出。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敢。贈相者入告。出口曰。某孤須矣。執篋者奠取幣以受。賓。

唐。志。奉束帛。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篋。一。玄。纁。一。一。立於使者之西南。俱東。凡。聘。通。貨。

贈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篋。迎。詣。使者前。西。

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某官。某子使某。聘相。者入告。出口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內門外。之。

西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

時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與復位掌事者進生

舉之與以東使者**班賻布**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

出主人拜送道與**班賻布**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

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

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

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注**攝束帛**伯高之

家於喪謂因死者以為利班公賜之也**說驂以贈**孔子之

之使者未至冉子一一乘馬而將**說驂以贈**孔子之

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說驂以贈**孔子之

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一一之子貢曰

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无乃已重乎夫

子曰子柳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懷謙以贈**後漢王

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懷謙以贈**後漢王

回好周給有喪者則賻給親自營護遭喪者輒待丹為

辨河南守陳遵闕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

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練一匹陳於主人前曰
如丹此練出自機杼遂聞而有慙色本傳
遂還賻送

漢原涉祖父為南陽太守死官賦斂
送葬皆千萬以上涉讓還之本傳
辭却賻賻 涼州判

史卒故吏賻賻數百萬其子
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本傳
不取賻遺 陸贄以喪解官
客東都諸方賻

遣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
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
悉辭賻賻 管寧字幼安喪
父中表慙其孤

貧咸共賻賻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本傳實建
德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賻弔皆讓不受

君遣賻祭服以禭
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

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
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鄭注不脫君一一臣親賢

也記
檀弓 珠玉以贈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璣欲贈以珠玉
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屍於

中原示人以吝
利之端家語

給以絹布

房元齡薨
二千段粟三千斛

賜之粟帛

孔巢父卒賜其
家粟帛存恤之

贈禮為緼

裴度薨

厚禮贈恤

李勣卒
帝曰勣

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謹不
立產業今亡當无贏貲有司其厚贈恤之

給俸為贈

鄭餘慶卒帝以其貧特
一月一料一錢

賻布尤厚

崔敦禮卒高宗為舉
哀東雲龍門一秘

器一賻絹千疋

田神功死一贈一布五百端百
官帛喪賜屏風茵褥飯千黍門追福賜

錢百萬

歐陽地餘貴幸至少府戒子曰我死官屬送
汝財勿受也子如父命天子嘉之

助喪助之沐椁

孔子之故人原壤母死夫子
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

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拳然夫子
為弗聞也者而過之注沐治也禮記

為之治喪

何蕃和
州人居

太學二十年有死喪无歸者皆身以俸辦葬何易于為邑昌令民

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較吏為辦之解牛給喪竇建德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

息遽一與一家資傾送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

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縲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贊名氏稷等嘆

駭○河東柳先生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辦

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資得白金百萬錢數萬以遺之

議者以郭代公之義麥舟為贈本朝范文正公仲淹在

不能遠過澠水燕談麥舟為贈雖陽遠克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何久答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

與謀者克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到家侍立良久文正曰
東兵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
元振无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
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冷齋夜話

詩集以贖分遺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
幸早世載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薦

有年矣薦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前
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為戚願四喪未
舉死不瞑目矣適故人梁先吉老聞余將歸耕陽美以
絹十匹絲百兩為贖解之不可乃以遺薦曰此亦仁人
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薦者庶幾皆有以助之
薦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也哉○大
夢行當覺吾年特未滿違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
同年生意長日月短塩車困騏驎烈火廢圭瓊後生有
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寫夫
塊死者誰不窺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

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
作詩少助
章默居士字季明生
公侯家才性高真棄

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无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
舉以是春春世間不能无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
少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章
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嗟鄉里夜淚腐茵席前午
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
毛田親築長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聖五陵多豪
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髮施
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真不滅誓求無生理不
踐有為迹棄身屍陀
林鳥為任狼藉前人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六

宋 謝維新 撰

裏事門

卒哭

事類周祔

一卒哭而一孔子善殷注期而神之人情禮弓

周弔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下大夫之

虞也特牲反哭之弔哀之至殷既封而弔一卒哭而一孔子曰殷已愬吾從周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迎精而反

成事

卒哭曰一一是日以告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祭告其祖之廟禮弓

諱新

卒哭

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一上

小祥

事類練祔

殷一而一禮弓又練祭小祥者主人一曾子問期而小祥日祭

薦此常事練衣以黃為內練為飾黃之色早於練練中衣

除禮弓練冠除乎首婦人除乎帶間傳居室室之喪

屏倚廬寢苦枕塊不脫經帶既虞卒哭柱指剪食菜果

練而一悲未盡大抵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創鉅者

注至小祥但歎慨日月若駛之速也奠不舉小祥者

不旅一禮也一曾子問禮也一魯大夫一禮也一子貢問孔子
家語子一練而牀一魯大夫一禮也一荀子一昭公舉酬一昔者魯
貢問一練而牀一子曰非禮也一子曰非禮也一子曰非禮也一
酬一行旅非禮也一孝公大祥奠伯魚猶哭一而一之母死期
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一而一孔子聞
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大祥

事類有已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豈不以送死一復生有節哉注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一

年廓然

禮下一心之貌也一注哀傷在禮也一

有終

喪不一過三年示民一也一孝經從殺

服一情一哀一除喪一

親喪外除注日月已竟哀未忘也六帖

無哭

祥而外一者喪大

記過隙

三年之喪若駟

及期

甫一歲一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悲裂肝心

白集吉服

大祥一而筮尸注凡變除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不以凶服間吉事六帖

縞冠

祥而

除成喪者祭以縞冠注猶未純吉既祭乃大祥素縞麻衣既祭乃服朝服既祭玄冠而居服平常同上黝

聖既大祥

徹筵

奠筵將徹幃帳一技此生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

心骨破碎猶冀

鼓琴

祥之日一素一示民有終也節制者也喪服四制饋肉淵

之喪一祥一孔子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注彈琴以散哀也禮弓

朝祥暮歌

魯人有

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除喪亦已久已夫子路出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禮弓

喪彈琴

子夏既一而見子之琴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

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同上而縞冠素紕喪禮既祥祭而一詩鄒素冠注絲屨組

纓有子既祥一非禮也檀弓一孝思敢忘祥雖除服憂且終身雖送終之有已豈一一之

六帖一哀德靡極喪紀有終一一度新宮而館御譚吉日以徂遷臨川集

禫

事類平安禫祭名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終七月禫之言澹澹然一一之意也六帖

始孝無一喪從御禫而一無哭禫而內一者樂有祥禫同上喪大記作矣故也同上

飲醴禫而一酒記間傳用樂是月禫徒月樂注言禫玄冠玄衣黃裳

則是禫祭一矣黃裳者未大
吉也既祭乃服禫服記雜記
傳
纖佩禫而一無所不
注纖采纓也記間

除服

事類吉祭

一而復寢喪大記縞冠除殤之喪也必立除成喪者
其餘也朝服一注縞冠未

絕祭服也記

免喪

一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
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

雜記去喪

一無所變禮容
不佩十露所感遵祀典於練祥白孔

六帖從吉典

寒暑之變忽焉再暮練祥之餘復將三月垂
勉一即一之一莫遂無窮之哀蘇東坡文

冠戴纓

不幸餘命不殞
元微之集
外除杖經杖經外除柴
除喪齊加等燕集

不忍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不除也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患其過

於制也遂除之記後漢江革母終不行服過制後漢汝

除服郡丞違丞掾釋服因請為吏行服過制南薛包

年本傳喪除不仕尹惜以親喪哀毀命皆不答○畢創

居親喪毀棘甚已除服除請祿吳兢母喪去官貧不能

猶屏處丘園並本傳功拜諫議大夫復修史終身如喪郭世通服除思慕

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終身如喪郭世通服除思慕

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宜所望於得理弘微曰

諱日

大功喪致齋有周喪及齋中疾病則還家皆無忌日之
文雖假寧令有給假一日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亘不

宜以一日一嫁笄墨衰
由是坐罰實錄
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
郎言中孺嘗聞祖母當日

歸時於衣笥中得一墨衰如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
父母教以候翁姑私忌日着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

猶有此禮今未
猶有也談錄
黥墨衫巾
朱文公母夫人忌日着
亦然學者問今日

服色何謂曰公室不閭禮
君子有終身之喪語錄

葬

附

侈葬

儉葬

合葬

歸葬

送葬

殉葬

賜葬

事類裏事

雨不克一禮也注裏成也雨卜兆一其宅
中成事謙若汲汲於葬也左傳卜兆一而安

厝之寔窆
孝經寔窆
一之事慎終追遠白帖惟是春秋一祖載
一之事注寔厚窆夜厚夜長夜也左傳

祖於庭何奪孝之思也祖始也始載於虞祭葬日虞弗

也是日也以虞設盥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明器竹

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筮筭備而明

旌銘一也以死者為不可芻靈塗車自古有之

靈者神之類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

於用人乎備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柳車

芻靈飛旒柳窆飾棺牆置窆注牆柳衣又云絞衾設

木為篋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衣以白布畫者畫

雲氣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而從既定乃樹於壙中飾

棺者以華道路不欲帷荒飾棺者君龍帷薶荒大夫畫

衆惡其親也檀弓一畫荒蒙也在旁曰帷在

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引紼吊於喪者皆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為喪大記紼紼注廟中

曰紼在途曰禮儀志一厥車說祭文厥木如郡塗之

曰殯穀晨輜解風曉蓋題湊辰注題湊棺木內向也

齊安陸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王碑

取諸大葬北方代之連禮也送形而往迎精而反

注迎精誠而反日欲人弗見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也

衣足於身棺周於衣槨必誠必信子思曰凡附於身者

焉耳矣如慕如疑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

子何善彼也曰其往也——其反也——子貢曰豈若連反而虞乎子曰我未之能行也故喪以哀為主記

天地為棺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樽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

齋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鳥為之殮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薦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

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二其平也

日月有期

公孫文子卒其子戊請謚於君曰——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也

葬妻犯禾

季子臯——人之——中祥請更之子臯曰孟子不以為罪予朋友

不以為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葬子習禮

延陵季子喪長子葬於贏博之

間孔子曰季子吳之習於禮者往而觀之其坎深不至於泉其飲以時服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窆右旋左

袒其封且號者三日骨肉歸復擇地而葬

成子高曰生於土命也若鬼氣則無不之也

無益於人吾

何以死害於人乎我死則一指山為葬李白至姑熟悅不食之我焉擅弓謝家青山欲終

焉及卒葬東麓○劉悟大將郭誼者兗州人兄岌弗許弗許

事悟山為牙常樂滄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六帖弗許

毀室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子產使辟之可墓之室有當道者子太叔請毀之子產弗毀左昭

二預知建宮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

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上劉向說苑葬近前賢梁鴻病告主人曰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

卒王伯通葬於要離列士伯鸞請宜相近○魏田豫戒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曰豹古之神人那可葬

其邊曰豹履行與我適等張曲江丁內憂奔死有靈當與我善也六帖葬祔先塋喪馳祔葬先塋

白雀黃鶯號噪庭塋素更葬朽骨得死人之骨王曰更

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之主遂一

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一况於人乎新序 殯葬鰥寡 漢黃霸為潁川守

葬者霸 收葬暴骨 後魏宋世良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 郡見城傍多骸骨移文州郡悉令收

瘞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為荊州刺史境內亢 旱見發掘古墓暴露骸骨者命收葬之即日澍雨 掩

葬枯骨 陳寵為廣漢守先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 寵使使按行多骸骨不葬者勅縣盡收葬哭聲

自絕于頃為胡州刺史地瘠薄葬 者不掩柩頃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 葬以報德 羅士

州人初為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殮一北 葬以行 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其志

志 吳保安與郭仲翔善仲翔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 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

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練經
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而去

王果得

銘

唐左衛將軍一被責出為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
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

日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重叔我果數日吾合
葬此今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廣記 沈彬

留篆

一將八十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殂前
嘗指示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穴其處乃古

塚爾觀其間儼然復見一古燈臺上有漆一盞壙頭獲
一銅牌上有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

猶未藝留待沈 庾亮埋玉 晉庾亮位司空薨將葬何充
彬來江南野史 會之數日一樹於上中使

人情何能 劉伶荷鍤 晉一放情肆志常以細萬物齊
已本傳 宇宙為心每乘鹿車攜一壺酒使

人一一隨之 貴妃香囊 唐楊一一死裹尸以紫茵瘞于
曰死便埋我 側玄宗至自蜀 過其所使祭之

密遣中使其棺擲他葬焉啟瘞故紫
太子玉魚高宗營
一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流涕

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明奴問故曰我
漢楚王茂之太子明奴詰問漢書楚王與七國謀反夷

宗覆族安有遺嗣曰王起兵留吾在長安王誅天子念
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隻今在

殿東北角史臣遺略不書今在宮中頗見拘限乞改葬
高敞無奪玉魚發其處果然乃勅以禮改葬玉魚隨之

西京雜記賣金辦葬王忱路行遇書生病下車省之生云我
腰下有金請取之鬻以葬我未及問姓

名而絕忱一葬奪山為葬潘允朱勳里人不登其門
之餘金亦埋之

為侍從時郡民朱勳以倖進寵眷無比父冲殂勳護喪
歸葬鄉間傾城出送而潘獨不往潘之先茔適有山林

形勢近冲新阡勳欲得之乃修敬于潘二杜門不納勳
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以薰天之勢潘一切拒之勳

歸京師果訢于上降御筆奪之已而又
假御史誣之以罪褫潘之職揮塵錄
司馬葬論葬者

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
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
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
後質諸著龜庶無後艱耳无常地亦無常日也今之葬
書乃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
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
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
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
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
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人所貴
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
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
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
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

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
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
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闕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
之言為人子者方將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
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
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
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
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死如之何乃曰
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
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
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十錢聞之
大喜凡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
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
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
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死違異者今吾兄年
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

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
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
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
惑衆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陳官嘗奏乞禁天下葬
書已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
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必信
視吾家元豐七年

伊川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福禍者

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壟其根而枝
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
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
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其擇地
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
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
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
貴戚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

村落遠井窰五窰既謹則又鑿地必四五尺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反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寢速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尤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濠梁殯宮客有自一祭棄女還家以塲穴葬之程正淑濠梁殯宮客有自一親戚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夷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斲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一焉雖在城郭而為之有上木懸案棺槨巍然者有棺槨分折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耶下令曰某月有限限別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寡孀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為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无殯宮焉盧子曰理乎哉劉公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

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耶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夙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兄弟耶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奈何夙昔濠之人喪其父母昆弟不葬於土中耶又曰鬼氣歸于天形鬼歸于地奈何夙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耶今刺史彭城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決旬適至濠上因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盧子駿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漳州義塚

人死曰歸葬曰藏歸者復其所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故先王制禮喪葬有期下至於士則踰月而已何漳之為子若孫者乃有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蓋始於苟簡中則因循久則忘之矣嗚呼已則忘之矣而不知虛廊冷殿之間寒聲泣霜弱影弔月其望於子孫一旦之興念者猶未已也蓋嘗命官

僚覈其事近城之五里乃有十瓦棺合二千三百有奇爰擇於城之西南北高燥地立為義塚三每所大為之域既封覆以青莎使如舊壠前塗白堊書其有名氏者庶幾子孫猶來祭享也訖事郡人合辭以請記余曰義之名立其死於不義而後見也此其不義果起於誰乎曰僧人其作俑者也是間層山疊林梵宇無數廊廡間率不置門若此類為土室其入如竇黥然無光斯皆誘愚俗以來殯者也彼棘人者舉其親而即安于彼死者一入杳無葬期使其子若孫良心陷溺不復知有天理之正人道之終此有識者之所深恨也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近因為今下諸浮圖必使盡改其室以為民房不改則鞭其人而俗之籍其田而公之蓋治盜之法治其藏者此法常存則誘者始有所畏死者始有所歸矣是為記危慎義阡記

修葬孟軻美棺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數匠事

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

無度中古棺七寸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

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

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

無快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公孫丑司馬石槨

其靡也死不如速蜃炭瘞壙宋文公始厚葬用榆沈

朽之為愈也記設撥也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以擲

而設擲為一故撥可發輅車也榆沈以榆汁澆地利其

而君何學為注撥可發輅車也榆沈以榆汁澆地利其

金銀鳧鶴

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十五丈下周

魚膏為燈燭水銀為大海玉匣蛟龍者皆珠襪一形

三輔故事

玉匣蛟龍

漢帝及侯王送葬

如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縷以一驚
鳳龜麟之象時謂交龍玉匣西京雜記
大治冢舍漢原涉字

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死讓還南陽賻贈千萬以上涉後
自以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一

一周閣重樓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人謂其道
為京兆阡涉慕之買地開道立表曰南陽阡人不肯從

謂之原多治喪車樓護出入五侯之門咸得歡心母喪氏阡送葬治喪車三千輛人謂曰五侯治

喪樓得古冢器齊書曰始興王鎰鎮蜀於州園地一君御珍寶甚多金銀為蓋形者數十又以

朱砂為阜發壙中藏張侍中者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水銀為池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翟元祐中同

為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珠充塞盜不近其棺所得
已不勝慰皆列并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

酬其勞斷棺取金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
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疏矣聞見錄

儉葬稱財為禮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

謂禮

斯之以儉自全

杜預遺令言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墓隧道惟塞其後

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取水中之自然之石以為冢示不勞工功而此

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將來域兆儀制取法鄭大夫欲

一非苟為儉矣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

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壠彌高發掘必速漢成紀

何用徇侈

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侈靡為孝今

死者戮尸暴骨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奠土宜煩載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一破費一乎姚崇傳

以牛車

漢張湯自殺兄弟欲厚葬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一有棺無槨

國讓求葬於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於祭仲冢邊曹子藏求葬於遽伯玉側梁伯鸞求葬於要離之傍彼四子

者異乎吾之意也金蠶無吐絲之實瓦雞無司晨之用謹母以血脰骨脰為祭也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

庸翬之飾晉文公請隨桓司馬石布車載柩唐書魏徵陪葬昭陵

妻裴氏曰證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桐

瓦為棺楊行密卒遺令殺葛為衣雜木為棺楊震

曰不能誅患身死一聚沙為牀趙岐字邠卿

單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也布戒使周棺太山太守嚴望

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終於家遺言以

身服斂棺周於戒勿立碑唐司勳致仕李建勳且死戒

身土周於棺也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

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莫

知其處 **作羸葬書**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家業累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

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志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迺往

見王孫友人相侯相侯與王孫曰子欲羸身先人於地下乎王孫報之以書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

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

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

是物各反其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

然獨處寧有知哉異以幣帛馬以棺槨交纏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辯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

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為用久乎昔帝堯之葬也窆木
為櫃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殞故聖王生易
尚死易葬**著篤終論**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
也楊王孫**著篤終論**棺之土然則衣食所以撒尸棺槨
所以隔真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瑛比之暴骸丈
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漢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
於秦始皇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不得見也而大為
棺槨備存器物無異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吾氣絕
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蓮蔭裏尸擇不毛之地穿
坑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惟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
蓮蔭之外便以親土若不如此
則寬惠沒世長為恨鬼皇甫謐

合葬合葬非古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之下請
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

葬一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吾許其大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記
祔葬不筮一者

注謂祔先塋不改卜墓也

魯人合祔

衛人之祔也離之——之祔也合之善夫注祔合葬也離謂棺

中間之合謂棺中無間善夫善魯也

孔氏合葬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

於防

同墳異藏

後漢樊重遺令使與史人——

招寬合葬

後漢鄧晨娶世祖妹

新野公主遇害後晨卒詔令招公主寬與晨合葬

歸葬願得歸葬

韋玄成嗣封扶陽侯初父賢葬平陵玄成後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

勝父子思願乞骸骨歸葬父塋上許焉

夢求歸葬

後漢溫序為菟菟校尉為隗囂將所拘伏劍而

死主簿從事持尸歸殮光武聞而憐之命送葬到洛陽賜城旁為冢長子壽夢序告曰父思客鄉里壽即棄官

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返舊塋○李德裕貶死朱崖見夢於令狐絢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絢曰衛公精

夷可畏不言禍將及乃**責不歸葬**晉王褒與管彥許為婚彥葬父河南褒更

白於帝得以喪還殯古**嫁其女謂彥弟龍曰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人也非結**

好本意龍曰嫂齊人也當還齊喪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嫂還齊用意**坐不歸葬**陳壽為治書御史母遺言葬

如此何婚之有**令勿還葬**後漢崔瑗臨終命子曰人終歸精於天歸骨於地不可不

漢人**沉累數年**葬鄉里子寔字**各欲為葬**晉王祥二子芬烈將

藏形勿歸鄉里子寔字**各欲為葬**死烈欲還葬舊鄉芬

太真奉遺令葬於洛陽**託遣喪歸**後漢范武

欲葬京邑祥泣曰不忘鄉土仁也**託遣喪歸**字巨卿受

不聽本達也雅仁與達二子有焉**託遣喪歸**字巨卿受

業太學長沙陳平子病謂妻曰吾聞山陽有巨卿烈士

也可以託吾沒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書以遺

巨卿時式出還省書悽愴向墳悒哀哭甚以為死友營

護平子妻兒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棺

上而去其兄弟間之尋求不復見

助歸葬費

柳子厚之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

行立有節祭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竟賴其力墓誌

送葬送車千乘

西漢劇孟葬母自遠方

縞服數百

崔日用御

井州長史卒井人懷其惠吏民皆送喪

四方來會

陳蕃實武為關人所害林宗哭之於

野慨然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卒

百

官拜哭

李晟及葬帝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詔于柩車

吹簫會葬

周勃

停柩候送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與為友元伯寢疾而卒式忽夢元伯呼曰巨

卿吾以某日死以某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

定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一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本傳

殉葬宋公用殉

文一卒始一君子謂**陳妻謀殉**陳子

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乃告陳子亢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不得已則**三良為殉**秦穆公吾欲以二子者為之於是不果用禮

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二婢夾殉**陳乾昔寢疾屬其兄

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一一子我其子曰以一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不果殺左傳

與魏顆事相類見前遺言

賜葬御賜輜輶

孔光薨上賜輜輶及副各一乘轆送持車萬餘輛道路皆舉音以過喪本傳

給撐車

韋抗歷職以清儉及終無令給班劍魏徵薨給以葬元宗聞之

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餘見前簿葬下房元齡薨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

給儀仗

太和初王承元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橫流時極定奔潰功在史官母李不幸贈恤宜加厚且給

儀仗賜以壽器

梁商薨一東園朱一之銀鑊黃腸注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鑊之前漢音

義曰以栢木黃心為郭曰黃腸也及葬賜輕車介士注云輕車兵車介士甲士也

宗詔賜英國勳墳命官建塚

唐劉昌節度涇原初城平涼當吐蕃劫盟後將士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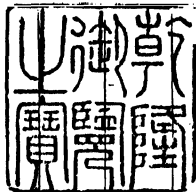
骨不藏昌命瘞之夕夢若原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為賽具斂以棺槨分建二冢大將

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
於淺水原詔學士為銘

具禮收葬

李懷光據河中帝令
孔巢父宣慰衆言巢

父帝聞震悼
詔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六